

# 關於對外文言文的教學用語問題<sup>1</sup>

## On Language Use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CFL Context

許德寶 De Bao Xu  
Hamilton College

提要：本文討論在英文環境中對外文言文（古代漢語）<sup>2</sup>的教學用語問題。傳統觀點認為必須用英文，非傳統觀點則認為必須用中文，兩者互不相容。本文通過（一）文言文教學的歷史、現狀、與實踐、（二）教學用語與學習者認知心理的關係、（三）文言文與現代漢語的關係、（四）英、中文教授文言文利弊之比較、（五）英、中文教學用語形成的歷史原因、（六）用中文教授文言文的崛起、和（七）教學對象教學目的決定教學方式教學用語等方面對這兩種觀點進行分析。結果表明：英、中文這兩種教學用語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都會長期存在，一種不會完全代替另外一種。本文也嘗試提出對外文言文課程的四種類型及與之相配合的教學用語。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appropriat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in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English has been chosen to be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traditionally, while the non-traditional point of view believes that only Chinese is the appropriat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for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Through discussions of (1)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e of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ctional language and the learner's psychology,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4) comparison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sing English

---

<sup>1</sup> 本文討論在英文環境中對外文言文的教學用語問題，在中文和其他語言環境中文言文的教學用語問題不在研究範圍之內。2002年筆者曾討論過同樣題目，收入《慶祝趙智超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芝加哥大學，2002年11月11日）論文集》（李振清、陳雅芬、梁新欣，師大書院）。2003年在台師大華研所客座並開設“對外文言文教材教法”一課程，本文就是在開設該課程的同時在2002年討論的基礎上寫成的。華研所的研究生對文言文教學用語這一問題反應熱烈，對本文中的觀點曾一一進行討論，在此謹向華研所的研究生表示感謝。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的Neil Kubler教授、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的Madeline Spring教授、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牟嶺教授、康州大學（Connecticut College）的金德華教授、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李愛民教授都為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信息，又本文兩位審稿員也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本刊總編凌志韞教授更是不吝賜教，提出了極為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也一併致以謝意。

<sup>2</sup> 本文交替使用文言文和古代漢語這兩個概念，指的都是在先秦口語基礎上形成的書面語以及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是狹義的古代漢語概念。廣義的古代漢語也應該包括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所形成的古白話和漢語史中秦代以後歷代口語的概念。

vs. using Chinese a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5) reasons why English and Chinese were both adopted a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6) the rise of using Chinese a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and (7) learners' background and teach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as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instructional form and language, this study tries to answer the long-standing question: which language - English or Chinese - should be used a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The conclusion reached is that there is rationale for using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s th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refore both of them will be used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o make this clear, this study also divides Classical Chinese courses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learners' background and teach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and mak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on their instructional language.

在對外文言文教學中有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就是用甚麼語言教授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為必須用英文，認為用英文教授文言文不但可以免去學生不必要的負擔（不必先學現代漢語<sup>3</sup>，然後再學文言文），還可以加深學生對文言文以及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理解（不必經過第二語言的轉換和翻譯）。非傳統觀點則認為必須用中文，<sup>4</sup>認為學習文言文必須以現代漢語為基礎，只有用中文（現代漢語）作為工具和視窗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和體會文言文的精髓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化（i.e.,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languag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這兩種觀點互不相容。如何正確認識這兩種觀點，選擇合適的教學用語，是文言文教學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筆者僅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 一、文言文教學的歷史、現狀、與實踐

應該說，用英文教授文言文一直佔有統治地位。<sup>5</sup>這可以從文言文教學的歷史與現狀上看出來。與教授其他古代（書面）語言一樣（如拉丁文、梵文等），從十六世紀歐洲開始與中國接觸起，到二十世紀初文言文教學的開始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以英、美大學為例，文言文一直是用英文教授的（並不排除個別院校也用中文教授文言文），流行的文言文

<sup>3</sup> 本文交替使用“中文”和“現代漢語”，指的是同一個意思（Modern Chinese or Mandarin）。

<sup>4</sup> 見周（1997）。又本文審稿員之一也認為必須得用中文（“...I am curious to know who are proposing using English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sup>5</sup> 關於這一點亦可參見周（1997）。

教材也是用英文注釋的。<sup>6</sup>衆所周知，以此培養出來的一大批早期的漢學家，雖然他們（有的）現代漢語可能並不流利，但是都能閱讀文言文，而且能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在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與傳播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用中文教授文言文，雖然已經存在了幾十年（趙元任之後），但始終不是主流。一直到九十年代，用中文教授文言文才真正形成一種趨勢，開始與傳統的用英文教授文言文的方式相抗衡。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用中文教授文言文更是培養了一大批新型的漢學家，他們不僅精通現代漢語，而且在中國歷史、語言、文化等方面所作的深入研究，成果也都大大超過了前人。

因此從教學實踐來看，用英文或用中文教授文言文都行得通，都培養了很多人才。

## 二、教學用語須符合不同學習者的認知心理

認為必須用英文教授文言文的傳統觀點其實符合學習者的認知心理。

用英文教授文言文與用中文教授文言文一樣，學生也要閱讀文言文原文，得學中國字，得學文言虛詞、實詞和語法，有的也要背誦一定的章節等。<sup>7</sup>所不同的是教學用語。在英文和中文這兩種教學用語之間，以英文為母語的學習者自然會選擇前者。對他們來說，現代漢語和文言文都是外語（詳下文）。用一種不懂的外語去學習另一種不懂的外語，無疑比從母語直接學習其中的一種（外語）要難得多。中國人學習拉丁文、梵文等古代書面語言也都是直接用中文學的，很少先學一種外語（義大利語或印地語）然後再來學。很明顯，直接從英文學習文言文比用中文更符合以英文為母語的學習者的認知心理。

可是根據這種觀點也可以推出必須用中文教授文言文的結論。

---

<sup>6</sup> 比如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等現在還是用英文教授文言文。又流行的用英文注釋的教科書有Herlee G. Creel 的*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Harold Shadick的*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 Raymond Dawson 的*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Syrokomla-Stefanowska 的*Classical Chinese Reader*等，余見參考書目。

<sup>7</sup> 威廉大學的Neil Kubler 教授就對母校康奈爾大學文言文的這種教法深有體會，畢業多年以後仍記憶猶新（與筆者個人談話，2003年台師大）。又牛津大學也是這種教法的典型大學。

對於已經學過多年中文的學習者來說，雖然他們的母語是英文，但用中文學習文言文反倒比用英文容易得多。原因是他們已經用中文獲得了很多有關中國語言文化的知識，對現代漢語的語音、語法、和辭彙等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並能掌握和運用，特別是都具有閱讀中文的能力，這些用中文所獲得的知識都可以直接運用到文言文的學習上。由於這些知識在他們的大腦中都是用中文儲存的，用中文直接提取和運用要比翻譯成英文自然得多，也容易得多。所以對他們來說，用中文學習文言文比用英文（翻譯）更符合從已知推未知的認知規律。

由此看來，用英文還是用中文教授文言文須根據不同學習者的具體情況和需要而定，教學用語須符合不同學習者的認知心理。

### 三、關於學習文言文必須以現代漢語為基礎和用中文作為工具和視窗的觀點

那如何看待上述學習文言文必須以現代漢語為基礎，只有用中文作為工具和視窗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和體會文言文的精髓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化（*through the eyes of the languag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這種觀點呢？

其實學習文言文不一定非得以現代漢語為基礎。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不容易讓人接受。我們都知道，文言文的形成（兩千多年以前）與現代漢語沒有關係，相反，倒是現代漢語可以從文言文中追溯其淵源。但是可以追溯其淵源並不等於說學習現代漢語就可以代替學習文言文或者學習文言文必須得先學現代漢語。<sup>8</sup>這正如拉丁文和義大利語、梵文和印地語等都有其淵源（源流）關係，但是學習義大利語和印地語並不能代替學習拉丁文和梵文、學習拉丁文和梵文也不一定非得先學義大利語和印地語一樣。如果我們也把文言文看成是一種古代（書面）語言，承認其形成（兩千多年以前）與（兩千多年以後的）現代漢語沒有關係，也就是說，獨立於（兩千多年以後的）現代漢語之上（就像拉丁文和梵文獨立於現代義大利語和印地語之上一樣），那學習文言文不一定非得先學（兩千多年以後的）現代漢語或以（兩千多年以後的）現代漢語（的語音、語法、詞彙等）為基礎就容易接受了。所以能用中文學習文言文最好。如果不能，用英文或其他語言也可以。（前

<sup>8</sup> 由於具有這種淵源（源流）關係，學習文言文倒是有助於現代漢語的學習和提高，就像學習拉丁文有助於現代英語、法語、義大利語等語言的學習和提高一樣。

文說過)中國人就是用中文來學習拉丁文和梵文等古代書面語言的,很少先學義大利語或印地語然後再來學。那為甚麼講英文的人學習文言文就得先學現代漢語或者以現代漢語為基礎呢?結論是學習文言文不一定非得以現代漢語為基礎。

認為必須以現代漢語為基礎(的觀點)的主要論據是“古代漢語許多辭彙和結構必需透過和現代漢語的比較才能了解其意義和變化”。<sup>9</sup>這種看法無疑是正確的(見四下)。不過與現代漢語的比較只有在同時學習現代漢語時才有必要。如果只學文言文,那與現代漢語的比較恐怕會有副作用,會干擾文言文的學習。

既然學習文言文不一定非得以現代漢語為基礎,那關於用中文作為工具和視窗這一點我們可以這樣看:用中文教授文言文是“用中文(現代漢語)作為工具和視窗”使學生去“理解和體會文言文的精髓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化”,而用英文教授文言文則是用英文“作為工具”、用“文言文”這種古代(書面)語言直接“作為視窗”去幫助學生“理解和體會文言文的精髓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化”的。所不同的是:一個用現代漢語,另一個用英文。用英文“作為工具”、用“文言文”作為“視窗”去幫助學生“理解和體會文言文的精髓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化”對老師的要求更高,既要精通文言文,也要精通英文。

#### 四、英、中文教授文言文利弊之比較

我們先假定無論用英文還是中文,教師在文言文方面的造詣都很深。<sup>10</sup>我們也假定無論用英文還是中文都包括翻譯這一項內容,前者將文言文翻譯成英文,後者翻譯成中文。

用中文教授並且翻譯成中文的好處是可以通過與現代漢語的比較,使學生加深對文言實詞、虛詞和語法結構的理解和內化,進一步提高閱讀文言文的能力。與此同時,學生還可以練習現代漢語,熟悉其中的文言用法,提高現代漢語水平。不利之處是學生受現代漢語水平的限制(水平很高的不在此例),對教師的講解理解起來還有困難,因此對文言課文還不能真正理解,

<sup>9</sup> 見周(1997)。

<sup>10</sup> 如果教師的水平參差不齊,那教學效果就無法比較了。

翻譯成的現代漢語也會有問題（包括對現代漢語的掌握問題），所以通過現代漢語也不能真正測試出學生對文言文的理解程度。<sup>11</sup>

用英文教授並且翻譯成英文的好處是學生對教師的講解理解得深，對學過的文言課文翻譯得準確，用英文翻譯作為測試方法也可以真正測出學生對文言文的理解程度。不利之處來源於教授內容。用英文教授文言文，如果不是將文言文作為一種古代（書面）語言（古代漢語）來教，不從中國字下手，不強調熟讀原文並背誦一定章節以增加語感，不講解實詞、虛詞、和特殊的語法結構（如使動、意動用法，主語賓語的省略，特殊代詞等），只教詞彙以及一句話的意思，那很容易將古代漢語或文言文入門教成文言文翻譯課。學生只能學一點懂一點，學到的也不是閱讀文言文的能力而是翻譯能力。這種翻譯能力也值得懷疑，因為不能熟讀文言文原文並且因此對文言詞彙和語法結構獲得一定語感的學生，是不能熟練、準確地將文言文翻譯成英文的。

有人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如果只教詞彙和翻譯，用中文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而且會更嚴重，因為用中文翻譯出來的東西可能還會有現代漢語的問題（語法、詞彙方面）。由此看來，雖然英、中文教授文言文各有利弊，但教學內容更是關鍵，教學用語次之。如果教學內容出現問題，即使採用不同的教學用語也會出現相同的後果。<sup>12</sup>

既然教學內容是關鍵，教學用語次之，那為甚麼還有英、中文教學用語之分、之爭呢？

## 五、英、中文教學用語形成的歷史原因

我們都知道，綜合大學多用英文教授文言文。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的來源不同、語言背景不同、學習目的也不同。有文學、歷史、考古、哲學等專業的學生，有日文、韓文等外文專業的學生，也有中文專業和其他專業的學生。這些學生有的懂一點兒中文，有的一點兒也不懂。有的是為了閱讀（或參考）中國古代文獻，有的是為了幫助學日文、韓文，有的是為了學習古代漢語以提高現代漢語水平，有的則是因為研究領域涉及到文言文所以才學文言文。如此種種不同，使在綜合大學用英文教授文言文成為勢在必行。也是

<sup>11</sup> 有人可能會提出增加英文翻譯。但增加英文翻譯只能解決測試問題，不能解決其他問題。

<sup>12</sup> 如果進一步討論的話，教學內容應該是下一個要討論的題目。

由於這種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勢在必行”，綜合大學的文學與語言老師也有了分工：文學老師用英文教授文言文課，語言老師則用中文教授中文課，特別是高年級的中文課程（如商業中文等）。即使是為中文專業和東亞專業（學生已學過多年中文）開設的文言文課，傳統上也是由文學老師用英文教授的（並不排除有的院校也由中文老師用中文教授文言文）。這種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勢在必行”和教師的分工，是導致綜合大學多用英文教授文言文的主要原因。當然，師資條件可能也會影響教學用語。

小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則多用中文來教授文言文。這首先是因為學生一般都是高年級中文系或東亞系的學生，都學過三、四年中文，都有一定的現代漢語基礎，用中文直接學習文言文已成為可能（學生也開始有這種要求）。其次是文理學院為高年級中文學生開設文言文課的主要目的是為現代漢語服務。宗旨在於讓學生把學到的古代語言文化知識運用到現代漢語的實踐中去，提高現代漢語水平。由於學生來源、語言背景、學習目的等都一致，也都要求用中文教授文言文，所以文理學院的文言文課一般都是由中文教師用中文教授的。現在有些綜合大學中文教學部（或教學組）也開始由中文老師用中文來教授文言文課，原因也是如此。

## 六、用中文教授文言文的崛起

如前所述，用英文教授文言文一直佔有統治地位，而用中文（教授文言文）卻始終不是主流。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後者到了九十年代突然一躍而起，要取代前者的統治地位呢？原因很簡單，這是由於近年來中文教學的迅速發展以及中文整體教學水平的普遍提高。九十年代以來，中文教學大有壓倒其他語種之勢（如日文、法文等）。由於學習中文的人數不斷增加，很多院校競相開設中文課程。以美國小的文理學院為例，差不多所有的學院在幾年內都開設了中文課。有的不但開設四個年級的中文課程（包括文言文、古代漢語），而且還設有中文專業（有別於東亞研究專業），有的還在北京（或其他城市）設有中文學習班等。中文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更是有目共睹。只要有條件的，不但現代漢語的課程很早（一年級後半學期）就只用中文不用英文（來教授），而且文言文也大都用中文來教授（見五上文理學院多用中文教授文言文）。由於中文教學的迅速發展和中文整體教學水平的普遍提高，首先是學生有了這種要求（用中文來學習文言文與中國古代文化）；其次是高年級的學生用中文直接學習文言文已成為可能。鑒於這兩點，越來越

多的院校開始用中文來開設文言文課程，用中文註解的文言文教科書也應運而生。<sup>13</sup>反映到文言文的教學用語上，用英文還是用中文教授文言文的爭議就越加明顯了。

那到底應該用英文還是用中文教授文言文呢？

## 七、結論

如上所述，很清楚，從教學實踐來看，用英文或中文作為文言文教學用語都行得通，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從認知角度來看，用英文或中文作為文言文教學用語都符合（不同）學習者的認知心理；從現代漢語與文言文的關係來看，學習文言文不一定非得先學現代漢語為基礎或非得先學現代漢語不可，用英文或其他語言也可以學習文言文；從教學效果來看，英、中文教授文言文各有利弊，但教學內容更是關鍵（應繼續討論），教學用語次之；從形成的歷史原因來看，英、中文作為文言文的教學用語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必要；從中文教學迅速發展、整體教學水平不斷提高來看，要求用中文學習文言文的傾向會越來越明顯，中文也會因而取代英文成為文言文的主要教學用語。<sup>14</sup>但是由於不同學習者的需要，英文絕不會從文言文的教學舞臺上消失，相反，它仍會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文言文教學用語。

教學對像與教學目的決定教學方式和教學用語。我們根據教學對像與教學目的的不同，把文言文的課程分成四種類型，就其教學用語提出如下建議，以供參考：

### 類型（一）

如果教學對像是非中文專業的學生（或一年級的中文學生），<sup>15</sup>沒有現代漢語的基礎，學習的目的也各不相同（見五上），用英文教授文言文是唯一

---

<sup>13</sup> 比如《進階文言文讀本》(*Literary Chinese for Advanced Beginners*, SMC Publishing Inc. Taiwan)，陳懷萱、周長楨選註，凌志韞、杜爾文編輯，1997，全書都用中文註釋。《龍文墨影》(*Language of the Dragon*, Cheng & Tsui Company)，姜貴格，1998，採用中、英文兩種註釋等。另外各校自己編寫的文言文教材也有很多是用中文註釋的。

<sup>14</sup> 至少在現在有這種取而代之之勢。

<sup>15</sup> 比如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就給一年級的學生開設文言文課(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的文言文課也不要求學生學過中文。



可行的方法。<sup>16</sup>這種方法的長處是學生可以直接用母語學習文言文，不必先學現代漢語也不會受現代漢語的干擾。弊病參見用英文教授文言文（見四上）。另外學生也無法直接閱讀中文的有關研究材料（不懂現代漢語），也不能用中文直接與中國的專家、學者討論和切磋有關問題。（綜合大學適用）

#### 類型（二）

如果教學對像是學過一、二年中文的學生，<sup>17</sup>學習的目的與（一）相同，同時也包括提高現代漢語水平，增加中國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識，用英文為主、中文為輔（或英、中各半）的方法效果應該比較好。因為學過一、二年中文的學生漢語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直接學習文言文、直接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程度。採用“英文為主”可以充分利用學生的母語來學習文言文，理解中國古代語言與文化；採用“中文為輔”可以將學生用中文學到的有關中國語言文化的知識最大限度地運用到文言文的學習中去，同時還可以複習現代漢語所學到的東西。弊病與（一）相同。綜合大學適用）

#### 類型（三）

如果教學對像是學過三、四年中文的高年級學生，學習的目的是提高現代漢語水平，學習中國古代文化，用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方法效果應該比較好。因為學過三、四年中文的學生一般在中文聽、說、讀、寫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礎，用中文學習文言文、理解中國古代文化不會再有很大的困難。對他們來講，用中文學習文言文比用英文更符合從已知到未知的認識規律（見二上）。當然，用中文學習文言文，即使是高年級的學生也還會有不懂的地方。適當使用一些英文可以幫助學生確切理解有些文言辭彙的涵義，從而加深對中國古代語言文化的理解。利弊參見用中文教授文言文（見五上）。（文理學院、綜合大學適用）

#### 類型（四）

如果教學對像是學過多年中文（或精通中文）的（文、史、哲等專業的）博士生、碩士生，學習的目的是閱讀文言文，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語言、文化等，那中文應該是最理想的教學語言，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教學用語。要大量佔有文言文的資料、真正理解其內容並據此做出比較、分析和研究，沒有現代漢語作為學習和研究的輔助工具，是很難達到目的的。（綜合大學適用）

<sup>16</sup> 對類型（一）的文言文課用中文開設可能會影響註冊率。耶魯大學數年前曾改用中文開設文言文，但由於註冊率過低，又改成為英文（與牟嶺教授個人談話，2005年九月）。

<sup>17</sup> 比如康奈爾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的文言文課就要求學生學過兩年中文。

以上看法僅供參考。<sup>18</sup>為方便閱讀，列表如下（本表也適用於文言文教科書的編寫）：

類型	對像	目的	教學（教科書）用語
(一)	非中文專業的學生 不懂現代漢語	目的不一、閱讀文言文 研究中國文化	英文
(二)	學過一、二年中文的 學生	目的不一、提高現代漢 語水平，增加中國古代 文化知識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或英、中各半）
(三)	學過三、四年中文的 學生	提高現代漢語水平，學 習中國古代文化	中文為主、英文為輔
(四)	精通中文（文、史、 哲等）的博士、碩士	閱讀文言文 研究中國文化	中文

### 參考文獻

- Chiang, Gregory 姜貴格. 1999. 《龍文墨影》, Vol. 1 & 2, 1<sup>st</sup> edition. Cheng & Tsui.
- Cohen, Alvin P. 1975. *Grammar Notes for Introductory Classical Chinese*.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 Creel, Herlee G. et al. 1952. *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wson, Raymond. 1968.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wson, Raymond. 1985. *A New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ller, Michael A.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uo, Henry T. K 郭殿琨. 1985. 《文言初步》.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House.
- Ling, Vivian, et al. 陳懷萱、周長楨選註，凌志韞、杜爾文編輯. 1997. 《進階文言文讀本》.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sup>18</sup> 不同院校應根據不同學習者的需要和本校的具體條件決定教學用語。

- Moore, Oliver. 2001. *Chinese (Reading th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UBC Press.
- Shadick, Harold. 1968. *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yrokomla-Stefanowska, A.D. 1996. *Classical Chinese Reade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Xu, De Bao 許德寶. 2005. 關於文言文的教授用語問題. 李振清、陳雅芬、梁新欣主編,《慶祝趙智超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芝加哥大學, 2002年11月11日)論文集》. 台北: 師大書院.
- Yuan, Naiying 袁乃英, Haitao Tang唐海濤, James Geiss. 2004. 《文言基礎讀本~課文》.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uan, Naiying 袁乃英, Haitao Tang唐海濤, James Geiss. 2005. 《文言基礎讀本-語法》.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uan, Naiying 袁乃英, Haitao Tang唐海濤, James Geiss. 2005. *Classical Chinese (Supplement 2): Readings in Poetry and Pro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uan, Naiying 袁乃英, Haitao Tang唐海濤, James Geiss. 2005. *Classical Chinese (Supplement 3): Selections from Historical Tex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uan, Naiying 袁乃英, Haitao Tang唐海濤, James Geiss. 2005. *Classical Chinese (Supplement 4): Selections from Philosophical Tex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hou, Zhiping 周質平. 1997. 美國對外古代漢語教學評議.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2.3: 57-64.

